

创伤与治疗——从创伤理论视角分析《秀拉》

栗 瑞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 托尼·莫里森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 她的创作主题多描写美国黑人的生存境况。《秀拉》是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 主要描写了主人公秀拉和奈尔的友情及其他人各自不同的命运, 展现出她们在成长的道路上遭遇的种种创伤。这本书的三位主要人物是秀拉、奈尔以及秀拉的祖母伊娃, 本文结合卡西·卡鲁斯的创伤理论分析三位女性童年与友情、爱情的创伤。同时通过朱迪斯·赫曼的三阶段治疗法对她们不同的命运结局进行分析, 总结出只有大胆的面对创伤和伤痛, 勇敢的改变自己, 才能真正走出创伤的痛苦。

关键词: 创伤书写; 创伤治疗; 女性创伤

“创伤”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 最初指的是人的身体由于外部力量而产生的物理损伤, 是一种医学术语, 随后其内涵逐渐拓展到精神层面和心理分析方面。心理创伤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任何能够使人痛苦的经验, 如恐惧、焦虑、羞愧或者身体疼痛, 都可能引起这种类型的创伤。”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指出和界定了“创伤的三大特征: 虚拟性、滞后性和反复性。”虚拟性指的是精神上的损伤, 而不是指身体和生理上的物理损伤; 滞后性是指创伤不会立马就有所表现, 而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充分显现。也就是说, 创伤“事件并不是在它发生之时被体验到, 而是只有联系着另一个地点和在另一个时间才能充分显现。”反复性指的是创伤的症状会反反复复出现。凯西·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 “一种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无法回避的经历, 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 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朱迪斯·赫曼在《创伤与复原》中提到治疗创伤的办法是重现记忆、并向别人讲述。他还提出了创伤复原的三个阶段: 建立安全感、恢复记忆、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当受创者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伤进行修复。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多以细腻的表达手法、生动丰富的语言和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美国现实生活中的境况, 《秀拉》则是其中一本, 以秀拉和奈尔的友情线索讲述了她们的故事和各自的创伤经历。纵观国内外研究情况, 学者们多从女性形象、身份重构等角度进行分析解读, 而从创伤角度分析的学者多着重于分析秀拉这一人物形象。本文则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分析及梳理莫里森的小说《秀拉》中伊娃、秀拉、奈尔三位黑人女性不同的创伤故事, 同时通过分析她们不同的人生结局来体会创伤的不同治疗和复原方式。

一、创伤的书写

《秀拉》是一部描写女性成长、友情和爱的小说。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 伤痛似乎一直伴随在她们生活的始终。不论是伊娃、秀拉还是奈尔, 她们的生活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创伤经历, 创伤的再现对她们的人生轨迹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 命运坎坷的伊娃

伊娃是一位坚强的女性, 为了生活离开以后再次回来时便失去了一条腿, 没有人知道伊娃的腿到底发生了什么。除此之外, 伊娃还有着不幸的婚姻, 仅有的五年婚姻里, 丈夫毫不关心她, 和别的女人鬼混, 打骂伊娃, 最终抛妻弃子离开了家, 离开后家里只有一美元六十五美分。即使是丈夫回来看望她时, 也丝毫没有关心伊娃。生活的重担, 不得不抚养三个孩子的压力以及不幸的婚姻让伊娃心中充满对丈夫的恨时竟有一种欣喜的期待, 她要

借助这种恨意让自己变强大, 让自己不受生活的侵蚀, 正是由于在婚姻里受到的创伤, 让伊娃引起了情感上的扭曲和变化, 虽然她和来造访的男人调情、亲吻和开怀大笑, 但是她对他们没有感情, 她把自己置于一种近乎冷漠的状态。

伊娃是一位很伟大的母亲, 在小儿子幼时因为肚子不舒服而哭闹时, 在室外厕所的寒冷和恶臭中伊娃亲自动手帮助小儿子排便, 她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小儿子, 用爱和关怀包裹着儿子。流行肺病时, 三个孩子都在咳嗽, 伊娃就整夜整夜地守着他们。在看到女儿被火焚身时, 即使在轮椅上也要跳下窗户, 拖着一条腿拼命想要救女儿, 但也就是这样伟大的母亲, 亲手放火烧死了睡梦中的儿子, 从战场上回来的儿子整日浑浑噩噩的浪费时间, 常常一睡就是好几天。伊娃无法忍受自己最爱的儿子变成这样, 她希望儿子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 像个男子汉一样, 可儿子的消沉让伊娃认为解脱是对儿子最好的方式, 采取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表达对儿子的重视和期望也是伊娃受到创伤的一种表现。

(二) 离经叛道的秀拉

秀拉不受母亲的重视, 对父亲更是毫不了解, 她幼时面对白人小孩的欺负, 自己拿出小刀划伤手指来吓走白人小孩, 她面对一群比她年龄大的强壮男孩们却十分的冷静, 无所畏惧, 通过自残来保护自己。十二岁的时候, 与奈尔、同伴“小鸡”玩耍时, 不慎将小鸡远远地甩到了水面上, 落水的地方颜色逐渐变暗, 恢复了平静。小鸡的尸体被捞上来时, 已经无法辨认, 秀拉和奈尔参加了他的葬礼。整个过程她们没有说一句话, 秀拉只是无声地哭泣着。秀拉和奈尔明白“只有棺木会被埋进地下, 而那阵阵笑声和手指用力压在掌心的感觉会永远停在地上。”这件事无疑成为秀拉发生改变的一个转折点, 在十二岁的年纪就背负了杀害同伴的阴影, 即使秀拉不是故意的, 这也成为秀拉人生中一段痛苦的回忆, 秀拉的责任感也随这件事一同消失。甚至在面对母亲被火焰包围, 秀拉也是无动于衷, 并且觉得很有趣, 在秀拉离开家乡再次回来以后, 也把外婆伊娃送到了养老院, 拒绝赡养她。她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不太关心, 从不争强好胜, 和男人交往却从来不爱上他们。这种种事迹都显示出秀拉内心的冷漠、孤独和一种反叛精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在一个小镇里, 秀拉的行为被许多人议论和责备, 但是她全然不在乎, 她我行我素地过着绚丽的生活。

(三) 顺从温和的奈尔

奈尔童年时和母亲一起乘坐列车去外婆家发生了小插曲导致母亲和她走错了车厢, 没有直接走进“黑人专用”的车厢, 而是穿过了白人车厢才到达, 面对列车员的质问, 在奈尔心里无比优雅美丽的母亲也露出了耀眼的笑容, 因为这个笑容, 让同车的另

外两个黑人对母亲的目光中流露一种仇恨。这种目光让奈尔下决心要一生都保持警惕，她在心中暗暗发誓这辈子都不要被男人的目光粉碎了尊严。同时车厢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帮她们安置行李。“乘务员的恶言恶语、黑人士兵的无能为力都在奈尔幼小的心灵划下了一道伤口，她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防备之心。”这些事无疑对奈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母亲是高大而骄傲的人，是一个眼神就能让工人噤声的人，面对列车员，她母亲露出的假意笑容让奈尔感到羞耻，以及随后母亲像别人一样带着奈尔把草丛当厕所，奈尔幼小的心灵通过这次旅行也体会到了黑人群体的弱势，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给年幼的奈尔心里埋下了创伤的种子，她也开始对自我有了新的意识和认识，在晚上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就是我。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我不是奈尔。我就是我。”在得知好朋友秀拉和自己的丈夫裘德发生关系以后，她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为了裘德与秀拉渐行渐远，因为奈尔认为一个人眼里只有她的这种全新的感情比她的友情要更为重要。这种对爱和关心的渴望也是由于童年在家庭中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创伤表现。裘德的目光粉碎了奈尔的自尊，也粉碎了她幼时的誓言。

二、创伤的治疗

创伤并不是立刻发生的，当一些联系紧密的事情和情感发生时，创伤才会充分显现出来。黑人女性以及她们三个受到的创伤也不会仅仅因为时间的流逝就完成治疗和复原。朱迪斯·赫曼在《创伤与复原》中提到的创伤修复的三个阶段包括重建安全感，正视过去的记忆和重新建立和他人的关系。在心理学家们看来，“通过讲述，创伤患者将碎片般的图像和记忆进行重新组合，并以合适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创伤性事件才逐渐明晰起来，得到理解。”只有这样，受到创伤的人才能直面创伤，真正去拥抱新的生活。

（一）正视自我的伊娃

在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以后，女儿安娜曾问伊娃是否爱自己的孩子，紧接着又质疑伊娃亲手放火烧小儿子的原因，伊娃仿佛是为了澄清事实，向安娜解释这一切。以这样残忍的方式失去自己的儿子对伊娃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是她愿意倾诉，愿意回忆起痛苦的记忆，这正是创伤复原的必经阶段。弗洛伊德认为“抑制病人的强迫性重复，使其转变为回忆的动机，主要方法在于对移情的处理。”面对创伤，只有恢复痛苦的记忆，不再逃避和忽略，正视过去就是解脱出创伤记忆，进行创伤复原的一种表现。

历经岁月磨难，饱经风霜的伊娃，在小说的结尾阶段像是一位智者，她了解自己的孩子们，又了解秀拉和奈尔，伊娃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对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情并不那么惊诧。纵使岁月使她不再有着以往的沉重和高大，她在整个故事中一直在向前走，不断地进行创伤的复原。

（二）孤独离去的秀拉

秀拉的父亲早早去世，偶然中又听到母亲说她并不喜欢秀拉，离开家乡十年归来之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问候，首先和祖母大吵一架，并把祖母送到了养老院。因为和裘德发生了关系使镇上的黑人男性都对冷眼旁观，痛恨她、厌恶她，猜忌她，镇上的女人对她激起了愤怒，甚至认为她脸上的胎记有邪恶的含义，她们保护自己的家人远离秀拉，甚至是自己唯一的好朋友也开始疏远她、怨恨她，秀拉对奈尔的表现感到震惊和伤心。秀拉从始至终没有依赖任何人，她没有野心、欲望和志向，不挣不抢。她也没有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不满或者悲痛，她不解释不诉说，全部自己承受，即使是唯一的朋友奈尔，秀拉也从未向她讲述自己离开

的十年生活，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甚至和裘德发生关系，她都没有想到这会伤害到奈尔。秀拉与阿杰克斯相处的期间，曾像别的女人一样，关注自己是否好看，戴上了好看的绿色缎带，在他来之前把家里收拾干净，摆好两人的餐具，直至他离开，秀拉都感到一种不真实的虚无。痛苦的记忆一直被压制着，秀拉始终拒绝和任何人建立稳定、长久的关系。即使是最后离去的时候，秀拉躺在床上，蜷缩成一个婴儿的模样，“屈膝靠向胸部，闭上双眼，把拇指放进嘴里，顺隧道漂流而下，不碰到阴暗的四壁。”此处秀拉的姿势很像是在子宫内的婴儿，她希望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回归婴儿的状态，但是秀拉就这样在床上孤单的死去，她对自己创伤的复原是失败的。

（三）重新开始的奈尔

奈尔从小便是乖顺的女孩，按部就班的长大，结婚生子，建立家庭。裘德离开以后，她就一心投入自己的生活中，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她怨恨、远离秀拉，奈尔结婚后秀拉就离开小镇，直到十年后才回来，她和秀拉仿佛从未分开一样欢快的聊天。但是裘德离开以后，奈尔三年没有去看望过秀拉，最后去看望她的那天，两个人依然是不欢而散。秀拉从始至终都相信秀拉是邪恶的那个人，即使知道秀拉死去，也没有过多的悲伤，直到去看望伊娃回来，去参加完秀拉的葬礼，她才意识到自己和秀拉是一样的，她想念的一直是秀拉，她直到最后才真正认识自己。“她痛快地哭了出来，大声，悠长，无底也无顶，只有一圈又一圈盘旋的伤痛。”她的哭泣是正视过去，恢复记忆的一种表现，她不再否认自己与秀拉的亲密，不再对过去的记忆，视而不见，而是选择接纳和承认，大胆直面过往的创伤，这是进行创伤复原的一种方式。只有“尝试对创伤性事件进行反省和批判，纠正创伤记忆图式之中的错误行为”，才能形成新的记忆和进行新的自我建构，才能真正走出创伤。

三、结语

托尼·莫里森在这本小说中赋予这三个角色不同的创伤故事和结局，伊娃背负生活的重担，在挫折和痛苦中一步步向前，但她正视自己的伤痛，并与别人倾诉，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最终在养老院安度晚年。奈尔按部就班的生活，像别人一样去拥有家庭和婚姻，拥有朋友和家人，最后也大胆的正视自己的创伤经历，直面过去，承认自己对秀拉的想念，重获超越自我的新生。而小说的焦点秀拉，成为了未走出创伤，孤独离开世界的人，莫里森赋予了她反叛精神，秀拉我行我素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最终以死亡为结局结束了秀拉的故事。通过三个不同人物形象以及她们的创伤故事，莫里森揭示出只有大胆的面对创伤和伤痛，勇敢的改变自己，才能真正走出创伤的痛苦。

参考文献：

- [1] 李浩然. 创伤概念的变革——从沙可、让内到弗洛伊德 [J]. 医学与哲学, 2019, 40 (07): 21-24.
- [2] 宁宝剑. 创伤批评理论溯源探究 [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6 (02): 89-92.
- [3] 安妮·怀特海德. 李敏, 译. 创伤小说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 [4]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5] 赫尔曼·施宏达, 陈文琪, 译, 从创伤到复原 [M]. 台北: 远流出版实业有限公司, 2004